

本书讲述民国38年历史沧桑，再现中华民族昨天的苦难、屈辱与刚强。一个个纪实故事就是一节节鲜活的历史，一个个生活片断构成一幅幅沉重的图景。

孔繁杰 / 编著

民國往事

【三】
叁

红颜纪闻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BAIHUA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民國往事

孔繁杰 / 编著



红颜纪闻

【三】
叁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BAIHUA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红颜纪闻 / 孔繁杰编著. —天津: 百花文艺出版社, 2011.5

(民国往事; 3)

ISBN 978-7-5306-5904-5

I. ①红… II. ①孔… III. ①女性—名人—生平事迹—中国—民国 IV. ①K828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091026 号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: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

邮编: 300051

e-mail: bhpubl@public.tpt.tj.cn

<http://www.bhpubl.com.cn>

发行部电话: (022)23332651 邮购部电话: (022)23332478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河北省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*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16 印张 14.75 插页 2

2011 年 6 月第 1 版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3000 册 定价: 28.00 元

目 录

第一章 礼教婚殇

少女金秀 / 001

冲喜恨 / 007

母女嫁人成妯娌 / 012

逼婚 / 014

失贞操 亲父逼女当妓女 / 017

姐妹同婿结奇缘 / 020

“烟标”背后的故事 / 024

民国惠安女婚殇祭 / 028

民国早期婚俗拾趣 / 032

集团婚礼 开新生活之先 / 037

第二章 官妓私娼

传奇名妓赛金花 / 042

苏州碧玉阿巧 / 049

三等妓院 / 052

妓界罢业 / 056

花南京 污满城 / 061

风花雪月舞女场 / 067

北平的烟花柳巷 / 071

第三章 粉面金刚

红颜绿林韦云娘 / 078

南妇智 北妇勇 / 081

女匪“张寡妇” / 083

鲜为人知的民国“女飞盗” / 089

血溅佛堂 / 097

——孝烈女施剑翘传奇

美女诱杀张苇村 / 106

金秀回头嗔道：“去去！”小孩子们一哄而散。

金秀出生在大户人家，父亲是前清道员，积年余资，家底丰厚。民国建立后，其父赋闲在家。她的两个哥哥都在吴佩孚军中供职。所以金秀成了家中的掌上明珠。此时她刚毕业于洛克菲斯学校，打算回乡谋职。

金秀在校接受了许多新文化。她鄙视封建陋俗，信奉婚姻自由、男女平等。无奈她年幼时，父亲已将她许配当地富户邹姓公子了。这一直是她的一大心病。邹公子年长她两岁，承父祖余荫，吃得白白胖胖，只是大脑迟钝，据说，一篇《三字经》念了多年尚不成诵。他整日伴他爷爷玩鸟，又喜欢与十来岁的孩童为伍，不爱在学堂习字。金秀了解这一切，每每想起来就觉痛苦，将来怎能与之为伴呢！为此，金秀屡屡抗击父命。

邹家见金秀毕业归来，即遣媒来到金家，请择吉日完婚。金父允之。于是双方家庭积极筹备婚礼。金秀自知事情已无可改变，也暗自作着自己的准备。

大喜之日到了，金秀趁人多忙乱不备，骑自行车只身莅临邹家。邹家此时已是男女宾客齐集，院中张灯结彩，人们脸上挂着笑容，一派喜庆气氛。金秀走进大门，第一句便说：“诸位可好，我是新娘金秀。”

忙碌的人们闻听此言，一时愣在那里，随即放下手中的活计，围拢过来，观看新奇。

金秀直行堂前而立，大声招呼道：“列位来宾亲友，在下小女有礼了！”说着深鞠一躬，众人稍静。“我是不迎自来，我来别无他意，是想告知诸君，新民国统一已有几年了，封建包办婚姻已经割除，男女平权，婚配自由，都写在了国法律文上……”

金秀亮开银铃般的嗓子，一句一句，口若悬河。讲演完了，金秀将备好的传单拿出来分给宾客们，并问：“新贵人在哪里？”

“在这儿呢！”有人答道。新郎官邹公子正藏在众人身后，听身边人这么一应，羞怯欲逃，众人将他捉住，强行推至金秀面前。邹公子垂手低头，满脸是汗，默然无语。金秀见他窘迫的样子，微笑着问道：“刚才所言你都听到了吗？”

邹公子点点头，忙又摇摇头。

金秀将一张传单递过去说：“请公子斧正！”

邹公子不懂“斧正”为何物，接过纸不吭声。

团聚时那幸福的时刻。她脑中闪现着丈夫因无子在人前抬不起头来的无奈表情……正想着,一阵脚步声打断了她纷乱的思绪,近前一看是她的三位“金兰盟”好姊妹:邻居林福生之妻——二十五岁的阿姊马氏;十六岁的新妇黄九英;还有黄文之妻——十八岁的阿妹黄氏。于是她们四人在大树下坐了下来。

这是一个闷热的夜晚,乡人们都在屋外乘凉。赵氏和她的姊妹们情绪都很低落。她们时而谈几句,时而沉默一阵。有人偶尔从她们身边走过,只听到她们四人的叹息。

夜已经很深了,乘凉的人们相继回屋睡觉,而四家都不见媳妇归宿。四家人互串着找来找去,终不见她们的踪影,大家开始有种不祥之感。

次日,一位早起下地的乡民,路经田间的一口大井边,发现井柱上系着一根绳子,上前拉了一下,拉不动,再用力拉,井里竟浮出一具女尸!吓得他失手倒地,遂起大呼。乡民们急奔而来,一起往上拉尸体。不料一尸之下又缀一尸,拉上二尸又现三尸,一绳之上四尸相连,把这些村民惊得不知如何是好。这四条无辜而绝的尸体,重重地撞击着人们的心灵。善良的惠安人不禁仰天诘问,天啊!这到底是怎么了?

前天,邻村的塘边乡的水井里刚刚自杀过三名新妇,这三名女人分别只有二十岁、十九岁、十六岁。她们的娘家是相邻的官蓝乡,又是同年嫁到塘边乡的。她们是因为婚后在娘家住了两三年没有生出孩子来,才相约结盟而死的。死时留给世人的是放在井边的一把雨伞,还有三只藤篮……

就在赵氏四人自杀不久,又有惠安女九人结盟自杀,地点也是惠安县北门外。据说,她们走向北门外后宅潭时已是傍晚时分。次日,人们先见到的是九双木屐,以鞋寻人,九女才被打捞上来。迹象很显然,九女生前先是脱掉木屐,将木屐排成一排,然后九人用绳子各自缚身连成一串,再一起投入水中。她们自杀时均着乌云纱新衣。

一月之内计有新婚及未婚女性十六名相继自杀。死状凄惨而悲壮,一时惊骇四乡之民,进而震惊全国。

惠安女缘何频频自杀?

美丽的福建惠安县,位于福建省东南沿海中部,泉州湾和湄洲湾之间惠东半岛的海边。这里依山面海,四季常青;溪河短浅,诸流放海。民国十六年(1927),惠安县隶属福建省。那时这里交



奇装异美的惠安女

至男家,男方无需迎接。新婚的头一夜,新娘是不能上床的,只在床边过夜。待天一亮,鸡叫头遍就跑回娘家,若走得迟至天亮了,被村里人看见,是要被耻笑一辈子的。

依照婚俗,新婚后女方必须回娘家居住,从此开始漫长的夫妻分居生活,直到生了孩子为止。这使得不能正常生育的夫妻们一筹莫展。更令她们难以承受的是,未生孩子的夫妇时常受到乡人投来的鄙夷眼神。这些都已沿古成习,又有什么法子呢。

婚后的惠安女,一年之中只有春节、清明、中秋节、七夕节等节日里才能回夫家团聚。春节住3天,其他如清明、中秋等节日,须白天来,次日就得回娘家。直到第一个孩子即将分娩才可回到夫家。怀孕生子是不能生在娘家的,必须在夜间赶到夫家生产,因此常有孩子生在路上。

惠安女或新婚妇出门时多用一块小纱巾遮脸,连下颌也不露,把辫子折在头顶的两侧,再包上头巾。这是为了躲避见到陌生人和自己丈夫而用的遮盖布。只有睡觉的时候才摘下来,甚至在夫妻睡觉灭灯时才摘掉。有粗心的丈夫在路上遇到自己的妻子竟不相识。有张姓某人,结婚四载,因妻始终未育,故二人相见勿多。一次张某驱市购物,讨价还价,却不知售物之女乃是其妻。一蔡姓者结婚有年,想买些妇饰送妻。卖者认出其为已夫而夫不知,卖者不收其银,蔡奇之,告于人,遂成笑柄。

惠安女们面对不知相沿了多少辈子的婚俗,只有腹诽和叹息。她们把头巾轻轻地咬在嘴里——咬着内心的忧伤,默默忍耐。

新婚惠安女久居娘家的日子是难熬的。有着同样命运的新妇常聚到一起,互相诉说苦衷,互相排解郁闷。一样的寂寞与痛苦,一样的人生命运,往往使她们结成天然的知己,有如手足姐妹一般,俗称“金兰盟”。她们之中有的是十六七岁的新妇,有的是结婚数载不见生育的旧妇。她们无力去改变什么,愁苦至极,实在熬不下去时,选择自杀,就成了她们表达不满、解脱痛苦的一种方式。而“金兰盟”的习俗则又常常使个体自杀扩大成集体自杀,这在民国历史中有过触目惊心的记载。

对于惠安女出现的不断自杀现象,人们痛心疾首。开明人士纷纷质疑、谴责时任惠安县县长的张一鸣,要求他革除惠安婚姻陋俗。县党部拍案大怒,飭令县政府,“要严传死者家长,视情法办,革除恶俗,以重人命!”县长立即发布了禁止恶俗的布告:“令已嫁而未生子之妇,务必各随夫度日,不得逗留娘家,飭令照行。”云云。



惠安女民俗照

于此,特提倡集团结婚。

1935年4月3日下午,“第一届新生活集团结婚”在江湾市政府大礼堂举行。市政府派出了专车到大世界及宝山路,把新人和家长迎来市府,每辆车坐一对新人,六十余辆车浩浩荡荡行驶在大街上,行人夹道观看,道路为之堵塞。进入市府后,入楼下膳厅休息,新人重新打扮修饰。

市长吴铁城,社会局局长吴醒亚担当证婚人并出席婚礼。有七百多市民做嘉宾。证婚人及全体职员一律穿蓝袍黑马褂,结婚人着规定服装,胸前佩戴红地金字的“结婚人”飘带。

下午三时,在军乐队进行曲伴奏下,五十七对身穿蓝袍黑褂的新郎和衣着粉红软缎旗袍、头披白纱、手持鲜花的新娘,缓缓步入礼堂,分列两行。紧接着,由司仪宣



新人列队陆续走出礼堂

告双方姓名,每两对一次,依序登台。接下来进行的是“三鞠躬”,先向孙中山先生遗像三鞠躬,再双方对立二鞠躬,最后向证人三鞠躬。然后,由证婚人授赠结婚证书和纪念品,并致证婚辞。礼毕,新郎新娘在音乐声中步出礼堂,来到广场摄影留念。

不料,正在婚礼喜庆庄严地进行时,忽然传来一位女人的哭声:一个面容憔悴的中年妇女,一边哭,一边指着新人中的一个中年男子说:“你不能遗弃我们娘儿俩,你这是重婚!”说罢,她向新人的队伍跑去,她身旁一个五六岁的女孩也哭了起来。礼堂一时乱了起来。社会局局长吴醒大声喊:“来人把她们拖出去!”

原来,这中年妇女从乡下而来,她的这位丈夫是某机关的一个科长,又爱上一年轻的女教师。他隐瞒婚姻事实,参加集团结婚登记。前妻闻讯后,携女赶到这里,上演了这一插曲。

集团婚礼礼毕,五十七对新人还有五十六对。

夜幕降临,市府门前广场上,华灯齐放,千余人争相看这些新人的风采。军乐声中,五十六对新人随着手提纱灯的工作人员,列队陆续走出来,蓝袍黑褂,雪白婚纱,与彩灯相辉映,引来观众喝彩声。他们花二十元钱即搞定了人生大事,还换得了不尽的荣光,随意个个脸上布满了笑意。

汪金玉这才意识到离家出走是何等的幼稚和冲动；结识那个油头白面的男友又是多么的错误；上陈女的当又是那么不应该；自己原来竟是这样浅薄无知！她恨透了欺骗她的人，也同时恨透了自己。眼下跟着这位陌生大哥回家，下面又会发生什么？他是个怎样的男人？唉，命运至此，就听天由命吧！

夜晚，任大哥独自搭一地铺睡下。这令汪女颇为宽慰，以为碰上了好人。

说话间几天过去了。一日晚上，任大哥要汪女出去走走，让她散散心，于是二人来到一舞场小憩。那时的南京市面冷落萧条，唯有舞业盛极。每当夜幕降临，各舞场里都显得舞池小而舞客多，人声嚷嚷，乐声阵阵，霓虹灯闪烁。那些进进出出的舞客，有从重庆还都的公务员；有制服笔直的陆空军人；有商界巨头；有富家公子小姐姬妾。舞女、歌女、妓女彼此难分。轻歌曼舞中，这些人在低声谈着什么交易。这些男人三妻四妾稍嫌不够，以为不如这舞场更风流。公子哥同时恋上几个倩女又算得了什么？这里也成了一般困窘女子赚钱的地方。物价上涨，米荒逼人。为了生存，贫家秀女不得不来此营生。

当晚夜半，任大哥悄悄爬上汪金玉的床头，惊得她翻身坐起，斥道：“我一直拿你视同亲哥！”任天福急切道：“亲哥，对，亲哥！”说着将汪女压在身下。汪女无力抗拒，无奈中只得顺从。

转眼又是几天过去。二人之间的性格情趣差距也渐渐暴露出来。汪女了解了任天福的底细，觉得断不能与这样的男人结婚。她向天福流露出想回家的意思。任天福听了心里咯噔了一下，嘴里应付着，心里却打定了一个主意。

这天，任天福回到家里，显得很有情绪，说：“金玉，你回家我不反对，我们兄妹一场，也是天赐的缘分，我很珍惜这段日子，你给了我快乐和幸福，就让我们最后聚玩两天吧！看看风景，留个好心情。”

汪女禁不住这份真情劝说，勉强答应了。然而，这一出去，汪金玉再也没有回来。那任天福暗地里将她卖进了一家妓院。老鸨对汪女说：“你来到这里就得听话，国有国法，行有行规。咱们之间的关系是“断账”。“断账”即全部收入归老鸨，妓女没有人身自由。沦入娼门的汪女被役使如婢，逢人强作欢颜。老鸨逼她每日数度接客，备受蹂躏，苦不堪言。

相比之下，高级妓女的生存相对好一些，她们的身价高，因为她们接待的大都是暴发商人，出手阔，妓院收入高，妓女的生活待遇也相对较好。妓女每次出堂差，

等着她的嫖客。也有几个正和“丘八”(兵)先生胡闹,那种猥亵的动作和卑鄙的污言秽语,是记者无法落笔形容的。来往的嫖客除一些大兵外,尚有形似车夫模样的人。所奇怪的是竟有一位穿皮鞋的人走过去,在记者看来他或许是这里嫖客中最阔绰的人了。

记者顺便走进16号。院内迎出来一毛伙,因为柜房里太脏,毛伙特意领记者来到一间比较“精致”的屋里来。但这间精致的小屋太矮了,记者只能低着头进来。首先闯进记者眼帘的是炕上那条露着棉絮的被子,上面爬了些苍蝇。记者走进炕边,那些苍蝇或振翼飞舞,或落在记者的脸上,使记者几乎无暇应付。找了一只四腿活动的凳子坐下。毛伙拿着一把破嘴茶壶放在桌上。一个江姓妓女对面落了座,她只穿着一条红色三角裤衩,一条有了小洞的背心,厚厚的眼皮,黑黑的牙齿,腿上还点缀着几块红,记者开始问她的一切。

江女说:“近来生意不好,因为来往的多是军人,他们脾气暴躁,动手就打人,没有钱也得照应,不然便是倒霉,谁敢惹呢?因此一般从前的客商都不敢来了,钱也就挣不上来。但是人总得要吃饭啊,花销总得要掏,唉!连饭也混不够吃的。”

记者知道,娼妓业是合法的,但逃避捐税做暗娼则属违禁罪。全城登记在册的妓女有三千多。暗娼则是更多,暗娼的增加使这里的生意就少了。

江妓女起身倒了碗茶,记者接过来又放在了桌上,她继续说:“政府管理让我们多了另外负担:一是捐税,二是身体检治费。一等至四等妓女的纳税额随着等级增长。我们一半以上的收入都交捐税了。身体检治每月一次,费用由妓女自己支付,数额相当于三四等妓女的捐税。一个小下处(四等妓院)妓女出外检治时,连车钱也付不起,更何况是我们庚字捐的呢?”江妓女叹了口气,继续道:“这里共有17家娼户,八十多位妓女,全是七等捐。捐额月须万元,归柜上交;检验费约需一万二归个人交。去医院检验花不起车钱,只好把两位男大夫一位女大夫请来检验。虽然得陪酒饭烟茶,但总还是省些,不过得殷勤招待,不然若发现有病,便不能上捐了!会活活饿死的!

“客人开盘普通是四千元,度夜是三万,一律按三七分账,姑娘只得三成。其实丘八老爷常常是分文不给,或只给个千儿八百的,也得忍着,百般的照应,还要挨打哩。我们这位伙计前两天脑袋给砸破



有很多这样破落的吸鸦片者
他们是这里的常客

了,现在才养好。像14号里,上月12日,院里落了一颗手榴弹,把缸炸碎了;把人炸伤了,现在没养好。说是因为姑娘招待外表殷勤,内心不殷勤,心里殷勤也能看见吗?我们一天挣不了万八千的,遇事三天不开张,还得饿着肚皮掏花销,应酬窑皮,窝窝头也混不上啊!”她说完又叹了口气。

记者转换了话题问道:“这里的姑娘都是从哪里来的?”

她说:“多半是乡下逃难来的,一时困住了不能回家,又不能饿着等死,便来这里混事。像10号的一个小姑娘,名叫黄玉,才十四岁,被狠心爹娘卖到这里。院里从没有过这么年轻漂亮的小姑娘,被老鸨当成了摇钱树。最早占有她的是一位叫‘六爷’的人,六爷在这一方是霸主,没有人敢不敬他!”

一天,六爷听说10号来了个“雏儿”,就过来看看。老鸨忙赔笑脸迎出来说:“哟!六爷来啦!有事吧您哪?”六爷也不客气,进屋一屁股坐在椅子上,两眼四下里寻人,说:“甭管哪个小店有倒腾大闺女小媳妇的,都要先给我说,你怎么这么大胆啊?”

老鸨有点儿发毛,说:“六爷,您甭生气,不是她还没上道儿吗!何大脚刚给我送个逃难的小妞儿来,盘儿不赖,可没调理顺溜哪。”

六爷说:“你带来我瞅瞅‘货’。”

老鸨领着六爷走向后院,边走边说:“我可是花大钱买来的!这个数儿!”说着把手指伸进六爷手里。“你放心,我亏不了你!”六爷不在乎。见了黄玉,六爷面带喜色,当场脱下衣服,给黄玉“开了苞”!

开始她一天要拉铺三、五床,后来拉铺十床。不要说是个小姑娘,就是铁罗汉也受不住呀!现在她已经躺在炕上病得起不来了,成天哭号,谁管呢?

记者知道,北平市的妓女管理规定,十六岁以下的未成年妓女不得营业。但实际上老鸨为从妓女身上榨钱,瞒报妓女年龄是她们的惯用伎俩。

江女又叹了口气又说:“我也是乡下人。男人不争气,来到北平当着搬运夫还挣不上吃。家里一个老婆婆也靠着我挣这个钱养活。可是近来生意不好,就是自己也挣不上吃,勉强饿不死就算了,还有什么指望呢!”她低了头,言下似有无限隐痛和悔恨。

“那么从前生意好吗?”记者问。

江女说:“从前有脚行排子车夫、煤黑子窑工、粮贩这些人来照顾,他们虽然钱

就了她身健腿快、胆大无惧、机敏过人。就在她结婚前夕，还亲手打死了一条瘸腿狼。一天杨连长率队出城演练，留下新妻一人在家。新妻也没啥事可做，就学学剪窗花，刚摸起剪子，突然一名陌生人闯了进来，站在她的对面，说：“奉连长之命前来取他的手枪！”边说边四处张望。

新妻先是吃了一惊，她对来人并不认识，观其容貌举止亦不类军中兵士。即使是兵士也不会着便装，她突然意识到遇上土匪了，但土匪单独行劫者不多。是盗贼？也不像，光天化日之下，盗贼没有这么大的胆量。怎么办？她告诫自己别心慌，先应付着再说。乃从容道：“你既然当差，就应知礼规，军中哪有不招呼就闯进长官家的？你等等，我给你找！”

正说话间，恰巧有一护兵送菜回来。土匪一见不妙，就先下手为强，从腰间拔出钢斧向护兵砍去。可怜那护兵毫无戒备挨了一斧，被砍倒在地，他回过神来时，第二斧又砍了下来，连续三斧，护兵倒在血泊之中。

这时即使有经验的男人也会大声呼救，而新妻竟是意外的镇静，故意说：“这个兵正惹我生气，活该！你稍候，枪在箱内，我给你拿，好给连长送去！”

土匪信以为真，谅她一个弱女子也不会有什么威胁，迫道：“那你就快些！”

新妻取出手枪，边走边抬起手递枪，土匪正欲接枪的瞬间，她一挺手腕对准其头部开了枪，土匪应声倒地，翻了个身当场毙命。新妻奔出门外，大呼有贼，一身虚汗这才冒出。

营中官兵急聚而来，救治护兵。县署闻报亦赶赴现场。经知事亲自查验，护兵被砍三刀，伤势严重，好在没有生命危险。土匪早已气绝身亡，无由审问，即令掩埋。众兵用一张破席将土匪卷了，埋往野外。近处百姓观者如堵，皆称新妻是巾帼丈夫。

南方女子娇小玲珑，北方女子粗壮大方；南方女子精明机智，北方女子直率豪气；南方女子善于动脑，北方女子惯于用力；南方女子处事委婉含蓄，北方女子喜欢直来直去……这些都是由于几千年来地理环境、生存状态、文化传统的不同形成的。

女匪“张寡妇”

压寨夫人：匪窝里的“家灯”

洛宁西部活跃着一杆土匪，领头的姓张，一脸的麻子，人称“麻子张”。麻子张

山扶持一下弟媳子侄，但大伯却说：“穷富都是命中注定的，救急不救穷，她这个穷坑我填不满！”

张寡妇闻听此言，发誓宁可饿死，不求夫兄。

1920年，张寡妇的长子张振升，背着母亲去求伯父，想租种他家几亩地，竟被伯父奚落挖苦了一番，失意而归。张寡妇骂儿子不争气，发狠道：“人穷骨头不能软！宁可去抢，也不求他！”

没过几天，伯父的那几亩地便租与外人耕种了。张振升气不过，说：“亲侄子不給租，却租给外人，真气死人！”径自去犁那块地，伯父跑来，大骂其侄，让人把侄子打得血流满面。大儿子回家对母亲说：“娘，走投无路了，不如当刀客去！”

张寡妇说：“去吧，孩子，娘允了！”张振升投了匪帮，不久就当上了二架杆。



1922年秋，张振升回村报仇，意欲劫伯父家张更山，却被伯父收买其他匪人杀害。已经四十多岁的张寡妇含恨埋葬了长子，擦干眼泪，深怀杀子之仇，带上次子张明升上山加入了匪帮。张寡妇有勇有谋，处事果断，很快赢得了大家的信赖，加上她又是振升的母亲，年轻人都把她当长

豫西洛宁匪祸不绝，不少人家为此离乡背井。张寡妇对“孩子们”说：“以前我只会拿针、拿线，现在拿刀拿枪是被人家逼的啊！我要从头学，跟你们学。大家抬举我，让我当总架杆，推不掉咱就一块儿干吧！”她接着又说，“我有几句话要讲在前头：第一，眼前咱要抢富户、拉肥票，招兵买马，购进枪支弹药，扩充势力；第二，只拉票不伤人，女票不能欺侮，还没出嫁的快票，谁也不准近身。”

很多小股土匪聚集到她的手下，她成了一支兵强马壮的绿林势力，经常活动在宜阳、洛宁、嵩县、渑池一带。每次行动，小脚的张寡妇总是坐在队伍后面的抬斗里，亲自督阵指挥，几乎每次都能成功。

有一次，众匪绑架了几个大户人家的“快票”，按规矩必须当天赎回，但因天降大雨，当天来不及赎回。深夜，一个土匪想“尝鲜”，被张寡妇一枪打死。从此，再没人敢对“快票”起歹心了。名声传开后，被架票家属亦放心，及时凑款赎回。

1925年，张寡妇的这支支流混杂的绿林武装已扩充到两千人，她打家劫舍，攻村破寨，抢劫拉票，还时常冲进城里劫狱，杀死官吏。张寡妇也渐渐地变了，对部

令部布满岗哨，戒备森严。而审讯的过程却出奇的短，不过两天时间。据说，审讯席上，张寡妇旁若无人：“是的，张寡妇就是我，我就是杀人放火的刀客头张寡妇……好汉做事好汉当，我做的事，我不赖……要杀要剐随你们。”

1933年秋天的一个上午，洛阳老城万人空巷，张寡妇就要被枪决了。洛阳市民大多知道这个女匪首，但却不曾亲眼看到过她，所以，都不顾一切地争睹为快。这时，一辆架着机枪的囚车从周公庙的警备司令部里开出来，徐徐地向东关大石桥刑场驶去。车上十几个荷枪实弹的士兵严阵以待，两个彪形士兵架着一名五十多岁的被反绑着的女犯，背上的亡命旗清晰触目：“枪决死刑犯张寡妇”。站在高处的围观者，还能看到她的小脚。人们都盼着张寡妇临死前“亮牌子”，听她唱点啥，喊些什么话。但张寡妇态度安详，两绺灰发在写满皱纹的脸上随风飘拂着。她没有唱，也没有喊，默不作声，令看客好生失望。

卡车徐徐地行进在拥挤的人群中。当囚车开到井胡同口时，张寡妇突然抬起头用洪亮的嗓子叫起了牌子：“老少爷们儿呀，你们都听着，我就是洛宁的张寡妇！张寡妇就是我！我是被逼当刀客的，我杀过人，放过火，可我的仇还没有报！我今年五十三岁，再过五十三年，我还是这粗这长！”于是人们来了情绪，拼命往前挤着。张寡妇喊着，车开着，一直到东关石桥刑场，她的喊声都没有中断。

刑场到了，张寡妇被架下车来。她依然不停地喊着：“我是被逼才出来拉杆的，我的三个儿子都被人杀死了，我的仇还没有报，我死了也要报……”“报仇”二字尚未说完，枪就响了，张寡妇的悲凉而揪心的喊声在枪声里戛然而止，她一头扎在地上，结束了她血债累累的一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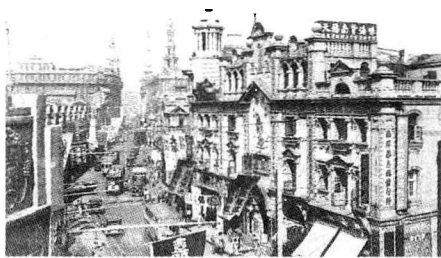
她死了，连同她未灭的恩仇。

鲜为人知的民国“女飞盗”

窃案连发 盗贼竟是女飞人

三十年代的南京城接连发生入室盗窃案，这些案件都发生在深夜，手段也相同——翻墙入院，跳窗进屋，专偷贵重及便于携带之物。由于盗贼来无影、去无踪，似乎有飞檐走壁的本领，被人们称之为“飞贼”。

前一段，飞贼频频光顾南京西区一富家院内，偷走了事主的三枚金戒指和贵重



上世纪30年代的南京路

衣物。某夜,南京西大街28号得利钟表行被盗。作案人从店门外的脚手架上攀上房,经天窗入室,盗走金表三块。紧接着大丰油盐店被盗,窃走大洋两万元。不几天,一宗更大的盗窃案又在市德胜路发生,以至于连蒋介石也惊动了,亲自出面督办此案。

南京市德胜路中段有条草鞋巷,巷口有家“六和堂”中药铺,老板姓朱。1935年2月13日早晨,朱老板发现自家库房失窃,珍贵药品野山参、天然珍珠、猴枣、羚羊角等悉数被盗,合计价值约一千三百余元大洋。朱老板痛惜万分,跑到首都警察厅鼓楼警察分局报案。

分局派牛巡官带了警察前往六和堂勘查。当时的警察侦查案子有敲诈勒索的恶习,为事主办事常常先索取红包。朱嘉仪不懂这一套规矩,仅拿出一条“哈德门”香烟。牛巡官自然嫌少。勘查现场时,牛巡官带着警察先去库房看了看,说案发现场乱了,无法勘查。又到店堂门前转了转,发现店堂小门的门闩上有明显的锐器划痕,遂下结论:窃贼是用匕首之类的工具撬开门闩进入店堂,然后摸上二楼库房作案的。最后吩咐朱嘉仪写一份失物清单交他,便草草了事。

盗贼猖獗,民怨沸腾。又地处首善之区,影响颇大。分局长黄迪飞屡屡受到上司训斥。于是他决定亲自出马,来一个突袭行动,尽快破获六和堂盗窃案。几天下来,先后捕获了数十名惯盗,破获了一批盗窃案件。但都与六和堂盗窃案无关。

不料,就在这风声紧要关头,德胜路的一个当铺又遭盗窃。那天,当铺的丁老板打烊后,外出办事。临走时关照护院,勿生懈心,天寒可以吃双份夜宵,但不可以喝酒!众护院遵命巡夜,家院并未发生什么事。第二天当铺照常开门营业。大约九点半,来了一位坐黄包车的阔太太要赎回一件紫貂皮大衣。伙计去取,进入库房后才发现库房失窃,被偷的正是这件紫貂皮大衣。这是当铺收典的最值钱的物品,价值在五十大洋。丁老板闻知大惊,当即向鼓楼警察分局报案。

分局长黄迪飞亲率刑警队赶赴当铺现场勘查,但没查到什么线索。黄局长认为飞贼如此猖獗,胆大妄为,顶风作案,公开挑战警方。他一定还会连续作案,即使上天入地也要抓捕这名惯犯。

1928年4月,南京国民政府再次发动北伐,时任山东督办的孙传芳兵败而逃,通电辞职。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迁居天津,遁迹英租界作了寓公。1934年4月,他把天津城东南角草场庵的一座清修禅院买下来,改名“居士林”,自任理事长。放下屠刀,立地成佛,杀人如麻的军阀孙传芳一变而成了佛教居士。他每逢周三、六、日在佛堂聚会,善男信女济济一堂。不料1935年11月13日这个礼拜三,竟成了孙传芳的祭日。

女犯供词

天津第一分局局长返局当晚就提讯了女犯施剑翘。

女犯施剑翘,现住本市英租界10号路176号宅。1905年在山东济南出生,现年三十岁,原名谷兰,原籍安徽桐城。从小在家中接受私塾教育。因母亲身体不好,她十三岁时就当家管事了。她养成了山东姑娘勤劳、朴素、大义、豪爽的个性。她深受父亲宠爱,缠过足,深居闺阁。1925年,其父施从滨被害时,她二十岁。

审讯中,施剑翘神色安详,诉说报仇经过历时两个多小时。时而边诉边哭,其情其景,听者无不动容。

施剑翘说:父亲被杀后,遗下我弟妹五人和老母,举家哀痛欲绝。我是长女,当时就立下誓愿,一定要替父亲复仇!为了这仇,我嫁给了一个我并不爱的人施靖公。他是山西太原人,任山西军阀阎锡山的谍报股长。当时他来到济南出差,借住在我家,结果看上了我这位大小姐。我提出嫁给他的条件是为我报杀父之仇,他当时也答应了。是年(1928)我二十三岁,与施靖公成了婚。结婚这天,我俩在父亲遗像前立过誓,一定要替父报仇。婚后,我随夫回了太原,并生育了两个儿子:大利、二利。

1935年,施靖公提升为旅长,而报仇之事却一拖再拖,最后竟遭到拒绝。我便与他一刀两断,带着两个儿子不辞而别,回到了天津娘家。当时两个儿子一个是七岁,一个是两岁。从这一年起,我决心自己报父仇,为此我写了一首诗明志:“一再牺牲为父仇,年年不报使人愁。痴心愿望求人助,结果仍需自出头。”我将原名施谷兰改为施剑翘,并且给两个儿子也改了名。大利叫“金刃”,二利叫“羽尧”,哥俩的名字组合起来就是“剑翘”。我在世上没什么可留下的,死后就把名字留给儿子吧。

一天,我路过一个算命摊子,摊位上面贴了好多名人照片。我停下来在里面找,结果还真发现了孙传芳,心想这是天意,苦苦觅寻的仇人原来就同住在天津的租界